

卷之三

总第二十一辑 2010 第三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邹逸麟：步行“串联”日记（一）

孟祥才：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二）

郑会欣：蒋介石查处美金公债舞弊案

汪朝光：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三）

雷 天：中国学人在美国发现什么样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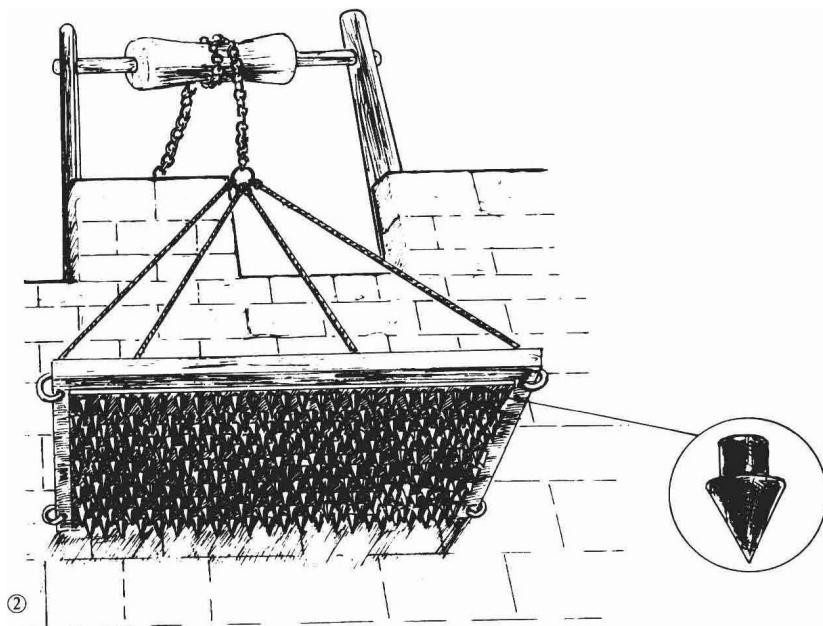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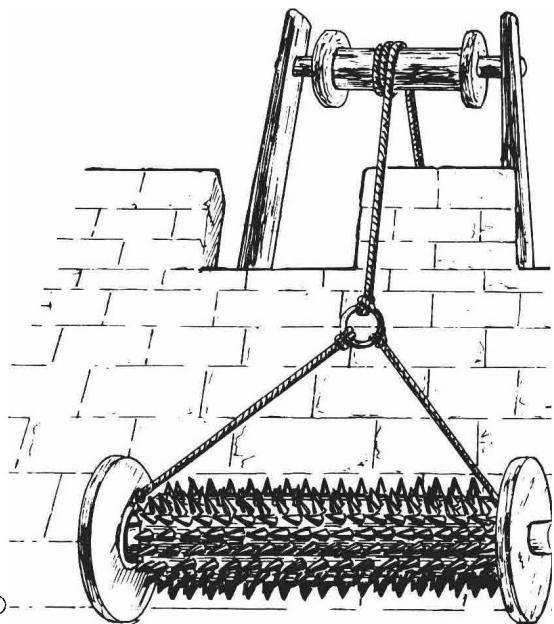
杜泽逊：书缘·书事·书趣——沈津先生访谈录

聂作平：危楼上的盛宴——张荫桓和他的乱世功名

段战江：金城汤池——中国古代的守城术



①夜叉檑，②狼牙拍。均为古代战争中守城的捍御之具。详见《金城汤池——中国古代的守城术》正文。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I | 历史学家茶座 **21**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 21 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09-05457-7

I . 历... II . 王... III . 史学—丛刊 IV . 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5365 号

出版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关注历史的大脉络大转折大关节

王学典

历史学界的关注焦点应重回历史本体，可能疑义不多，但历史本体无所不包，人物、事件、细节，如恒河沙数，不胜其多。关注焦点应落在何处，估计分歧会不小。

在刊发于本《茶座》第 20 辑上的一篇文章中，杨奎松先生说，“历史驳杂繁芜，万象纷呈，容不得我辈一一考察辨析”，因为这“会把研究者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因而也与今人关心的种种问题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其实早在五十多年前，翦伯赞先生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历史前过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些细微的事件夹在当中，如果对每一个事件都要加以考证”，史学家势必“会纠缠在无穷无尽的细微事件上面而不得脱身”，从而“离开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注目“大历史”，聚焦历史的大脉络、大转折、大关节、大趋势、大波澜、大变革，看来是两位历史学家的共同主张。

一段时间以来，在微观史研究潮流和“后现代主义”的共同夹击下，以探研“历史发展主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基质的所谓“宏大叙事”备受责难，名为“走进现场”，实为贩卖历史细节的读物则泛滥成灾，历史遂一步步沦落为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资。这时谁若要强调历史学还要“通古今之变”，成为“资治通鉴”，一定被视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前朝遗民”！

现在看来，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做：也许只有在庸庸碌碌的正常历史时期，人们才需要奢侈的历史细节来调剂，在历史的巨变时期，人们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

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大规模的经济变动和大规模的思想变动，对历史的这种大关节的透彻研究，看来能更多的推进对历史的一般认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界。

目 录

■ 热点观察

003 王学典 关注历史的大脉络大转折大关节

■ 历史现场

007 邹逸麟 步行“串联”日记(一)

014 伊丽莎白·海靖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三)——海靖的外交伎俩(上)

■ 读书沙龙

021 雷 天 中国学人在美国发现什么样的历史?

042 虞云国 秦晋之好的背后

■ 文化评论

050 孟祥才 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二)

061 王曾瑜 忆范文澜和翦伯赞先生

■ 读史悟史

066 郑会欣 蒋介石查处美金公债舞弊案

079 汪朝光 剪不断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三)

■书缘琐记■

- 083 杜泽逊 书缘·书事·书趣——沈津先生访谈录
100 俞 风 史家的无奈与史学的悲哀——吴晗《朱元璋传·自序》读后

■人物春秋■

- 102 聂作平 危楼上的盛宴——张荫桓和他的乱世功名
113 马 军 吴国桢的迷信
117 萨 苏 冀中的 CIA——杜伦上尉之谜

■公私档案■

- 124 宋衍申 净化社会风俗最古老的政府文件——《尚书·酒诰》
129 陈占彪 米兰万国博览会上郭凤鸣的沉思

■九州风土■

- 134 王春瑜 依依淮剧情
139 刘祥学 流淌在岁月河上的情歌

■掌故钩沉■

- 146 段战江 金城汤池——中国古代的守城术



步行“串联”日记(一)

邹逸麟

下面是一份44年前“文革”时期的步行串联日记。1966年6、7月间，复旦大学也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文革”开始了。起初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8月份，原党委开始大规模批斗各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历史系最先抛出的是周谷城、周予同，之后系里一批老教授大多被批斗，即后来的所谓“斗鬼风”。10月份，红卫兵小将开始揪斗党委，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历史系的部分青年教师处于“逍遥”状态，只是随着需要，写写大字报，参加一些批斗会，感到很无聊。某日，在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步行串联去北京的行动。我作为串联组的一员，当时即将每天的行程和见闻记录了下来。现在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当年记录时，因条件很差（见日记），字迹潦草，文句也不顺。这次整理，仅做文字上的处理，内容完全按照当时的语气和观点。那年我31岁，今年我75岁了，一眨眼44年过去了。这份日记可以让今天80后、90后的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思想和观念。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可笑，但却是真实的。同时，日记也记录了京沪沿线市镇各种面貌，从中也可以窥测到这44年间，京沪间沿线城镇的极大变化。

自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1966年8月下旬，《人民日报》



外地红卫兵徒步赴京

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15位红卫兵小将从大连步行至伟大首都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15位革命小将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出城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兵，不怕雨打日晒，不管路途遥远，步行一千公里，历时一个月，到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例。

我们历史系的几个青年教师看到这则消息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跃跃欲试。10月下旬一天，在办公室里聊起来，也决定组织一支上海—北京的步行长征串联队。最后决定参加的人员有：赵永复、夏祖恩、王文楚、邹逸麟、周维衍、林汀水、项国茂、董力生、陈训亮（物理系）、陆惠鸿10人。事后向历史系党总支作了汇报，得到同意后，由系里开了介绍信，制作了一面红旗。大家各自打点了简单的行装。10月28日早晨，我们由复旦出发，至12月14日中午到达首都天安门。

前，前后共48天，行程一千四百多公里。其中除了休整、串联、访问、宣传外，实足走了35天。

这次步行串联，不但锻炼了意志、体力，更重要的是解放了思想，接触了社会，了解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知道的事情，看到了许多从无见闻的事物，丰富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收获是很多的。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现将一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以作永久的纪念。

1967年3月补记

196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晴

今日报上刊登了我国发射导弹核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是毛主席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在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日子里开始长征是很有意义的。

早晨8时一刻，在复旦新门口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以历史系主任黄世晔为首的一部分教师还陪送我们走到大八寺才回校。我们继续步行，10时左右到达了大场镇，在一个仓库大门外略作休息，12时35分到达了南翔镇。

南翔在明朝时已置镇，为当时吴淞江支流横沥所经，“为商贾凑集之所”，今属嘉定县。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卫生标兵。到了那里，果然名不虚传，家家户户住房周围都打扫得十分干净，门前都种有小树和花草，清新之感扑面而来。

南翔镇著名的是小笼包子。因为中午时间已过，饭店里的包子已卖完，我们只能各自胡乱地吃了一碗面，解决了午饭。当地名胜是“古漪园”，现破四旧，改名“东风公园”。我们为赶路，无暇游览。

傍晚5时多，至安亭镇。晚饭于安亭饭店。晚宿于安亭公社电视室内。接待站给我们每两人发一条被子，地上铺了一张草席，只能席地而眠。

当时全国兴红卫兵大串联，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供应住宿，但各地因经费或重视程度不同，提供的条件差异很大。

安亭镇在1958年后，建设成像闵行、张庙一样，是上海周围的卫星城市。有一条蛮像样的柏油马路大街，两旁高楼大厦，有各式商店林立，橱窗摆式也颇新颖。就是行人不多，商店内无甚顾客，大概不是周日的缘故。

今日头一天,走了约35公里,生平从未一天内走过如此长路,两脚脚底起了大小水泡数个。热水洗脚后,必须将水泡挑了,否则明日无法走路。这仅仅是开始,严重的考验还在后头呐。

1966年10月29日 星期六 晴

晨7时45分从安亭出发,10时15分至昆山录(陆)家浜。从安亭出发不久即出了上海市区,进入江苏省。

我们至录家浜汽车站即行休息。昨天走一天,今天才走了大约5公里,两腿已感到搬不动了。坐下来休息后,就不想动了。亟待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打听下来,这里到镇上还有几里路,大家坚决表示不再走这几里路了,决定就地解决吃饭问题。可是哪里去找饭店呐?最后还是向车站旁养路工人住宿的“养路之家”买了几斤大米,借了灶头烧了吃。没有菜,养路工人给了我们一些咸萝卜干,就此下饭。米是上海吃不到的上等大米,肚子实在饿坏了,就着咸萝卜干,我也吃了6两,出生以来一顿饭从来没有吃这么多过。

饭后休息片刻即行起步。下午4时至昆山县城。昆山县城不大,但相当繁荣,是典型的江南小城。我们被接待站安排住在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吃饭在居委会食堂,有饭有菜,两天来第一次吃上了像样的一顿饭。居委会干部很热情,虽然无床,睡在办公桌上,但有被子盖,也可以了。

今天只走了20余公里,到最后人已疲劳不堪,步行的速度已很慢,不知能否坚持到最后。

196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晴

晨8时从昆山县城出发,走约15公里,中午12时至唯亭镇午餐。唯亭古作彝亭。据《吴地记》:阖闾十年,有东彝侵逼吴境,吴王御之于此,因名。可见唯亭地名由来已久。

唯亭现属吴县,卫生工作极差。我们在镇上一小店吃午饭,店堂很小,厨房就在隔壁,我们望里一瞧,菜在未下锅前,密布苍蝇,嗡嗡声不绝,见了令人不寒而栗,大家互相明白,于是只吃一碗鸡蛋汤即罢。

晚6时至苏州，被安排在市六中。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故晚上也有食堂开饭，我们就在六中食堂搭伙。伙食很简单，一人一份用瓦罐蒸的饭，大约二两左右，上面盖上一些青菜和一块腐乳，味清淡也不错。因为中午吃得太少，腹中甚饥，狼吞虎咽一下子将二两饭吃完，还未感到饱，但也无奈。饭后，在学生淋浴室洗了个澡，消除了一天疲劳，在一间会议室里，将几个会议桌并在一起胡乱睡下，倒头入眠。

196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大家决定在苏州休整一天。

上午去拙政园、狮子林逛了一圈。“文革”以来，苏州园林都改了名。园林内过去封建官僚、文人墨客的题词都被铲除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和革命的标语、口号。使长期以来为地主封建官僚阶级享乐的园林以崭新的内容，真正地还给了劳动人民，这是红卫兵小将的伟大功勋。

苏州观前街铺上了柏油，两旁树木茂盛，市容整洁，给人以舒适的感觉。

大家在逛街时走散了，中午我与陆惠鸿、赵永复三人于观前街一饭店一起吃了饭。饭后，我去东北街37号看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唐德俊。他是医生世家，在历史系读到三年级时没有兴趣便退了学，回苏州老家行医。1959年我来过一次苏州，也曾来拜访过。七年不见了，仍老样子，大概承担了院长之类的职务，因长久不在一起，谈不出什么，坐了几分钟即告辞。回到六中，写了封家信。晚饭后即休息，以便明日一早赶路。

1966年11月1日 星期二 晴

晨5时半即从苏州六中出发，9时15分抵达浒墅关，共12公里。浒墅关是江南运河东岸的一个小镇，与其他江南市镇一样，街道狭窄而热闹。古时作“许市”，《唐书》上作“郁墅”。明景泰间在此设榷关，可见为水运交通要隘。但这种市镇仅是运河上的一个间歇站，故这几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还是传统的古老小镇。

9时30分从浒墅关起步，沿着塘岸（运河堤）走9公里，于11时半至望亭镇。当地人称运河堤为塘岸，据查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金兀术攻占杭州后退

兵，“遂由秀州平江路取塘岸路行”。可见迟至宋代已称运河堤为塘岸。

这一段塘岸较直且窄，宽仅约1米，有的地方还要窄些。堤岸高出运河水面约2米，河面坡度很小，在无风的日子里，无论南来北往，均需拉纤，否则无法行船，船工就是拉纤者，行船的劳动力很强。

望亭镇历史悠久，相传三国时吴于此置御亭。唐时称望亭。明清时在此运河上筑堰。唐宋以来属无锡，今日属吴县。当地人讲的是苏州话，再往北走7公里，到了无锡县的新安镇，群众讲的便是无锡话了。中国方言真复杂，相差数里，即有不同方言。望亭位于运河之西，为铁路、公路、运河三条交通线所经，故小镇商业繁荣，来往客商大多在此歇脚。再往北7公里的新安镇就小得多了，没有什么商店，只有几家打制农具的手工业铺。

晚6时进入无锡市区，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在延安中学住下。同学们很热情，他们看到我们是从上海步行来的长征队，非常热情地将我们接到教室里住下。今天走了36公里，感到非常疲劳。睡前忙着热水泡脚，挑脚底水泡，否则明天无法走路。

1966年11月2日 星期三 晴

上午在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谈谈这几天串联的体会。大家都感到最近几天只注意赶路了，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这几天沿途走来，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确实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广大农民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共产党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我们往北京去见毛主席的串联队伍十分热情，沿路在田头送茶送水，还要我们到北京向毛主席问好。

沿途看来，今年太湖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收成很好。稻田里密密麻麻的稻穗，简直像刷子一样。田旁都树立了许多毛主席语录碑，真是精神变粮食。当我们走过一片丰收在即气象的稻田时，不禁想起毛主席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在出发前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结合当前任务和思想学习。

下午到无锡轻工业学校看大字报。这座学校在惠山脚下，规模很小，是无锡唯一一座高等学校，学生们都出去串联了，没有什么新情况。

晚饭后，与陆惠鸿上街一小饭店吃了半斤肉骨头、一点黄酒，微醺而归。

1966年11月3日 星期四 晴

早晨5时出发，走了19公里，10时余到了洛社，是一个很小的镇。略作休息，再走8公里，于12时到了横林镇。

横林镇地处运河沿岸，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市镇。我们在镇上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饭店吃了顿午饭。十人合吃，点了几个菜，共2元钱，每人2角，够便宜的了。吃饱饭后，人感到很疲劳，休息到下午2时才起步，3时半到了戚墅堰。

一路上林汀水、董力生身体不适，赵永复脚肿得厉害。本想在戚墅堰过夜，不料当地区委对我们很冷淡，说没有地方住，要我们住旅馆，甚至说如果没有钱，可以写申请书。我们听了很气愤，决定继续赶路。又走了11公里进入常州市。

因为大家已经很疲劳了，想找一家中学住下，找了很久才找到向阳中学（分校）。同学们倒很热情，可惜没有被子，最后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市委接待站。我们被安排住在教师进修学院，睡在一间大房间内。由于串联人很多，人闹声喧，一夜未睡好。

今天走了44公里，为步行以来最高纪录。

这几天下来，有了一些走长途的经验：一是走长路最好不要讲话，以免消耗体力。一开始，因为每天换一个地方，有新鲜感。所以每天一早开路，大家都很兴奋，大声讲话，还互开玩笑。结果没有走多少路就感到很累了。于是大家明白了，每天上路一般都不讲话，到了休息时才聊天。二是走长途公路要左右两边轮流走，不要一直走一边。原因是公路修造时，为排路面积水，都是中间高两侧低。如果一直走一边，则一脚高一脚低，着重不一致，时间长了，一只脚会受不了的。这也算是这几天走长路的经验。（待续）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三)

——海靖的外交伎俩(上)

伊丽莎白·海靖 撰 秦俊峰 译 王守中 解读

埃德蒙多·海靖男爵 (Elisabeth Friedrich Gustav Freihetr Von Heyking, 1850~1915)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1871~1918年)的一名资深外交官。来华前,曾历任德国驻纽约副领事、驻瓦尔帕雷索(一译瓦尔帕莱索)领事、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开罗总领事。1896年8月至1899年5月任驻中国全权公使。海靖来华前,德皇及其外交部赋予他三项重要任务:一是设法提高德国的声望;二是为德国企业家获取尽量多的投资项目;三是为德国谋求一个海军基地。其中第三项又是重中之重。

海靖在华期间的外交,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前为第一阶段。由于他过于投靠俄国,刚愎自用,与德国外交部产生了尖锐矛盾,是他最不得志的阶段;从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开始,到海靖离开中国为第二阶段。此期间海靖使尽各种外交伎俩,压迫清政府就范,与之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是他对华外交大获成功的阶段。本文对《日记》中所反映的海靖在华外交第一阶段的情况,略加解读。

需要说明的是:《日记》所记内容的时间,大多拖后一天或数天;解读则以能查到的中、德档案文件记载的实际日期为准(下篇亦同)。

科西尼不是德国的敌人 晚上冯·克雷奇默上校请我们吃饭。……他和我说了很多关于科西尼的故事。他认为科西尼根本不是德国的敌人,甚至有一次

他们两人还谈起了中国的划分。科西尼表示愿意把俄国和法国在华势力范围之间的地段划分给德国，而对英国却是不屑一顾。（1896年8月11日）

海靖偕夫人到北京上任经过天津时，德国军火商克虏伯公司的驻津商业代表克雷奇默上校，向海靖夫人介绍了俄国公使科西尼关于俄、法、德三国分割中国的打算，根本不把英国放在眼里。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只要观察一下列强在中国实力的真实情况，就不难发现科西尼的用心所在。

当时列强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俄国已经在东三省站稳了脚跟，正试图向中国北方各省伸展势力；法国则以越南为根据地，向中国西南各省推进；英国不仅在华南占有香港，而且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确保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取了“北抗俄，南拒法”的方针。就当时的实力而论，无论俄国或是法国，都不可能单独对抗英国。在这种情况下，科西尼关于俄、法、德分割中国的言论，并不是他要向德国人送馅饼，而是想挑起德英冲突，以便于俄国佬在北方发展自己的势力。

与科西尼谈舰队基地事 埃德蒙多午饭后去找科西尼谈舰队基地事。他从科西尼那儿得知胶州湾已经正式转让给了俄国，如此一来只剩下在中国的南方寻找基地的可能性了。厦门显然是其中最为适宜的海港，唯一的困难是可能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896年8月20日）

海靖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为德国海军夺取一块根据地，目标就是胶州湾。为尽快摸清沙俄的态度，他到达北京后，首次出访便去拜会了俄国公使科西尼，后者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十分友善地接待了他。海靖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德国利益没有任何一点与俄国的利益冲突”。德国政府已训令他要与俄国代表采取一致行动。当海靖透露德国想占领胶州湾时，科西尼回答说：“华人已正式把胶州湾让给我们，作为我们海军过冬之用了。”科西尼完全是在撒谎！实际情况是：沙俄远东舰队的基地海参崴，因冬季结冰，俄舰过去常到日本海港过冬。但自三国干涉还辽后，俄日关系恶化，俄舰不能再日本，便于1895年11月，向清政府要求借泊于胶州湾内。清廷命公使许景澄与俄政府订明：“朝廷重顾邦交，允令暂泊”，“一俟春融，务即开去”，根本没有把胶州湾让给俄国。科西尼的目的，无